

程松意頭

全便官途

嫌梅歸處

不能直頭

關認做官

問事只是

不撞人心

念便服人

心

得一半

何以發付

王參

天官在在人

水滸全書

第二十七回

二

經潘婦好
夫與打店
一般歡喜
此所未三
代之民

陳文昭留

取長枷且把武松同道婆子枷下收在監內一千平人

寄監在門房裏且說縣官念武松是個義氣烈漢又想他

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便喚

該吏商議道念武松那厮是個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個招

狀從新做過改作武松因祭獻亡兄神主與嫂鬪毆一

因而相爭婦人將靈牀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鬪毆一

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鬪毆

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鬪殺身死讀狀與武

松聽了寫一道申解公文將這一千人犯解本管東平府

申請發落這陽穀縣雖然是箇小縣分例有仗義的人有

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

的武松到下處將行李寄頓土丘收了將了十二三兩銀

子與了那哥的老爹武松管下的土兵大半相送酒肉不

送當下縣吏領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銀子骨殖

招詞刀仗帶了一千人犯上路望東平府來眾人到得府

前看的人鬧動了衙門口且說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隨

卽陞廳那官人但見

平生正直禀性賢明切曾雪案攻書長向金鑾對策戶

日增錢糧辦黎民稱德滿街衢詞訟減盜賊休父老讚

歌喧市井慷慨文章欺李杜賢良德政勝龔黃

（同前卷）

看縣招便
人眼至此
便一快演
得掃揚可
以醒世

天行何子派

也是好官
可見人心
不死

難得難得

以

那陳府尹是箇聰察的官，已知這件事了，便叫押過這
千人，犯就當廳，先把陽穀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

款看過，將這一千人一一審錄一遍，把賊物并兇刀仗

封了，發與庫子收領上庫，將武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罪

枷，柳了，下在牢裏，把這婆子換一面重囚枷釘了，禁在提

事司監死囚牢裏收了，喚過縣吏領了回文，發落何九叔

鄆哥四家隣舍這六人，且帶回縣去寧家聽候。本主西門

慶妻子留在本府，羈管聽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結斷。那何

九叔鄆哥四家隣舍，縣吏領了旨，回本縣去了。武松下在

牢裏，自有幾箇西門慶妻子鄆哥在牢裏正人兵送飯，且請陳府尹哀憐武松是箇伏

水滸全書 第二十七回 三

義的烈漢，時常差人看覷他，因此節級牢子都不要他。

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喫。陳府尹把這招藁卷宗都改得輕

了，申去省院詳審議罪，却使箇心腹人齎了一封緊要密

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辦。那刑部官有和陳文昭好的，

把這件事直稟過了省院官議下罪，犯據王婆生情造意

哄誘通姦，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松，

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傷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

凌遲處死。據武松雖係報兄之讐，關殺西門慶姦夫人命

亦則自首，難以釋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姦夫淫婦

離該重罪已死，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文書到日

備談一番
使人無厭

此書行世之早
及有別本
評多

天說人心

卽便施行。東平府尹陳文昭看了來文，隨即行移，拘到何九叔、鄆哥并四家鄰舍，和西門慶妻小一千人等，都到廳前聽斷。牢中取出武松，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脊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覷他，止有五七下着肉，取一面七斤半鐵葉團頭護身枷，釘了臉上，免不得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其餘一千衆人，皆論發落，各放寧家大牢裏，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由牌，畫了伏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釘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箇剛字，擁出長街，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犯由前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

水滸全書

第二十七回

四

好看

裏喫了一剛話裏，只說武松帶上行枷，看剛了王婆，有那原舊的上鄰姚二郎，將變賣家私什物的銀兩交付與武松，收受作別自回去了。當廳押了文帖，着兩箇防送公人領了，解赴孟州交割府尹發落已了。只說武松目與兩箇防送公人上路，有那原跟的土兵付與了行李，亦回本縣去了。武松自和兩箇公人離了東平府，迤邐取路投孟州來。那兩箇公人知道武松是箇好漢，一路只是小心去伏侍他，不敢輕慢他。些箇武松見他兩箇小心，也不和他計較包裹內有的是金銀，但過村坊舖店，便買酒買肉，和他兩箇公人喫話，休絮絮武松自從三月初頭，殺了人，坐了

兩箇月監房，如今來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後，炎炎火日，當天樂石流金之際，只得趕早涼而行。約莫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一條大路，三箇人已到嶺上，却是已牌時分。武松道：「你們且休坐了，趕下嶺去，尋買些酒肉，喫兩箇公人道也。」說得是三箇人，迤過嶺來，只一望時，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十數間草屋，傍着谿邊，柳樹上挑出箇酒帘兒。武松見了，把手指道：「兀那裏不有箇酒店？」三箇人迤下嶺來，山岡邊見箇樵夫挑一擔柴過來，武松叫道：「漢子，借問這裏地名叫做甚麼去處？」樵夫道：「這嶺是孟州道嶺，前面大樹林邊，便是有名的十字坡。」武松問了，自和兩箇公人，大許全書 第二十七回 五

這景限
才入人妙

如扮扮如
見
看他那書
衣眼身休
遠近親疎
處妙有曲
近

刃者二詞
兼有來色
好標致也

一直迤到十字坡邊看時，爲頭一株大樹，四五箇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纏着，看看抹過大樹邊，早望見一箇酒店，門前牕檻邊坐着一箇婦人，露出綠紗衫兒來，頭上黃烘烘的，插着一頭釵，鬢邊插着些野花，見武松同兩箇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走起身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搽一臉胭脂鉛粉，敞開胸脯，露出桃紅紗主腰，上面一色金鈕兒，那婦人如何。

眉橫殺氣，眼露兇光，輾軸般蠢，全腰肢，棒槌似粗莽手，脚厚鋪着一層膩粉，遮掩頑皮，濃搽就兩暈胭脂，直侵亂髮，金釧半籠，魔女簪，紅衫照映，夜叉精。

當時那婦人倚門迎接說道客官歇腳了去本家有好酒好肉要點心時好大饅頭兩箇公人和武松入到裏面一副栢木卓凳座頭上兩箇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纏袋上下肩坐了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桌子上解了腰間搭膊脫下布衫兩箇公人道這裏又没人看見我們擔些利害且與你除了這枷快活喫兩碗酒便與武松揭了封皮除下枷來放在桌子底下都脫了上半截衣裳搭在一邊牕檻上只見那婦人笑容可掬道客官打多少酒武松道不要問多少只顧盪來肉便切三五斤來一發弄錢還你那婦人道也有好大饅頭武松道也把三二十

水滸金書

第二十七回

六

箇來做點心那婦人嘻嘻地笑着入裏面托出一大桶酒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筯切出兩盤肉來一連篩了四五巡酒去竈上取一籠饅頭來放在桌子上兩箇公人拏起來便喫武松取一箇拍開看了叫道酒家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婦人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蕩蕩乾坤那裏有人肉的饅頭狗肉的滋味我家饅頭積祖是黃牛的武松道我從來走江湖上多聽得人說道大樹十字坡客人誰敢那裏過肥的切做饅頭餠瘦的却把去填河那婦人道客官那得這話這是你自捏出來的武松道我見這饅頭餠內有幾根毛○一○像人小便處的毛○一

英雄亦有
風流話可
見言語事
陸上充不
得人品憤
殺奸婦後
偏作此解
數可見正
經遊戲處
又定不得
又格

般以此疑忌武松道娘子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見那

婦人道我的丈夫有外做家推去早來回武松道恁地時你獨自

一箇須冷落那婦人煞着尋思道這賊配軍却不是作死

倒來戲弄老娘正是燈蛾撲火惹烟燒身不是我來尋你

我且先對付那厮這婦人便道客官休要取笑再喫幾碗

了去後面樹下乘涼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武松聽了

這話自家肚裏尋思道這婦人不懷好意了你看我且先

要他武松又道大娘子你家這酒好生淡薄別有甚好的

請我們喫幾碗那婦人道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渾

些武松道最好越渾越好喫那婦人心裏暗喜便去裏面

水滸金書

第二十七回

七

托出一碗渾色酒來武松看了道這箇正是好生酒只宜

熱喫最好那婦人道是這位客官省得我盪來你嘗看

婦人自忖道這箇賊配軍正是該死倒要熱喫這藥却是

發作得快那厮當是我手裏行貨盪得熱了把將過來篩

做三碗便道客官試嘗這酒兩箇公人那裏忍得饑渴只

顧拿起來喫了武松便道大娘子我從來不得寡酒你

再切些肉來喫幾過口張得那婦人轉身入去却把這酒

潑在僻暗處口中虛把舌頭來呷道好酒還是這酒衝得

人動那婦人那會去切肉只虛轉一遭便出來拍手叫道

倒也倒也那兩箇公人只見天旋地轉禁了口望後撲地

妙



便倒武松也。把眼來虛閉緊了撲地仰倒在甕邊。那婦人

笑道着了由你奸似鬼喫了老娘的洗脚水便叫小二小
三快出來只見裏面跳出兩箇蠢漢來先把兩箇公人扛
了進去這婦人後來卓上提了武松的包裹并公人的纏
袋捏一捏看約莫裏面是些金銀那婦人歡喜道今日得
這三頭行貨倒有好兩日餵頭賣又得這若干東西把包
裏纏袋提了入去却出來看這兩箇漢子扛擡武松那裏
扛得動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那婦人看了
見這兩箇蠢漢拖扯不動喝在一邊說道你這鳥男女只
會喫飯喫酒全沒些用直要老娘親自動手這箇鳥大漢

水滸全書

第二十七回

八

迎他

趨基着他
兩意行文
影事之妙

却也會戲弄老娘這等肥胖好做黃牛肉賣那兩箇瘦蠻
子只好做水牛肉賣扛進去先開剝這廝那婦人一頭說
一面先脫去了絲紗衫兒解下了紅絹裙子赤膊着便來
把武松輕輕捉將起來武松就勢抱住那婦人把兩隻手
一拘拘將籠來當胸前攬住却把兩隻腿望那婦人下半
截只一挾壓在婦人身上那婦人殺猪也似叫將起來那
兩箇漢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聲驚的呆了那婦人
被按壓在地上只叫道好漢饒我那裏敢掙扎正是

麻翻打處人 餓頭要發酸 誰知黃英雄
劫會惡取笑 牛肉賣不成 反做殺猪叫

趨基

身法
水注
一

只見門前一人挑一擔柴歇在門首望見武松按倒那婦人在地上那人大踏步跑將進來叫道好漢息怒且饒恕了小人自有話說武松跳將起來把左腳踏住婦人捉着雙拳看那人時頭帶青紗凹面巾身穿白布衫下面靛紺護膝八搭麻鞋腰繫着纏袋坐得三拳骨又臉兒微有幾根髭鬚年近三十五六看着武松叉手不離方寸說道願聞好漢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的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武松同道然也那人納頭便拜道聞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識武松道你莫非是這婦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有眼不識水滸全書 第二十七回 九

泰山不知怎地觸犯了都頭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正是

自古噴拳輪笑面 從來禮數服奸邪
只因義勇真男子 降伏兇頑母夜叉

武松見他如此小心慌忙放起婦人來便問我看你夫妻兩箇也不是等閒的人願求姓名那人便叫婦人穿了衣裳快近前來拜了都頭武松道却纔衝撞阿嫂依怪那婦人便道有眼不識好人一時不是望伯伯恕罪且請去裏面坐地武松又問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名那人道小人姓張名青原

是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爲

亦從字
來便認得
兵和尚行
看有緣

此度日也難

三度日
亦從字
來便認得
兵和尚行
看有緣

因一時間爭些小事性起把這光明寺僧行殺了放把火
燒做白地後來也沒對頭官司也不來問小人只在此大
樹坡下剪徑忽一日有箇老兒挑擔子過來小人欺負他
老搶出去和他厮併鬪了二十餘合被那老兒一匾擔打
翻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專一剪徑因見小人手腳活便
帶小人歸去到城裏教了許多本事又把這箇女兒招贅
小人做了女婿城裏怎地住得只得依舊來此間蓋些草
屋賣酒爲生實是只等客商過徑有那人眼的便把些蒙
汗藥與他喫了便死將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
肉做餛子包饅頭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裏賣如此度日

水滸金書

第二十七回

十

小人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都叫小人做菜園子張青
俺這渾家姓孫全學得他父親本事人都喚他做母夜叉
孫二娘小人却纔回來聽得渾家叫喚誰想得遇都頭小
人多曾分付渾家道三等人不可壞他第一是雲遊僧道
他又不曾受用過分了又是出家的人則恁地也爭些兒
壞了一箇驚天動地的人原是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帳
前提轄姓魯各達爲因三拳打死了一箇鎮關西逃走上
五臺山落髮爲僧因他脊梁上有花繡江湖上都呼他做
花和尚魯智深使一條渾鐵禪杖重六十來斤也從這裏
經過渾家見他生得肥胖酒裏下了些蒙汗藥扛入在作

得用頭的
言其細細
數出妙將
戒方又另
說一番單
妙

傳中徒徒
見此輩人
得為檢濟
業徒所見
摩迴

卷之
見其人
本

坊裏正要動手開剝小入恰好歸來見他具眼那條禪杖非俗
却慌忙把解藥救起來結拜為兄打聽得他近日占了二

龍山寶珠寺和一箇甚麼青面獸楊志霸在那方落草小

人幾番收得他相招的書信只是不能勾去武松道這兩

箇我也在江湖上多聞他名張青道不可可惜只可惜了一箇頭陀

長七八尺一條大漢也把來麻壞了小人歸得遲了些箇

已把他卸下四足如今只留得一箇箍頭的鐵界尺一領

皂直裰一張度牒在此別的不打緊有兩件物最難得

一件是一百單八顆人頂骨做成的數珠一件是兩把雪

花鑲鐵打成的戒刀想這頭陀也自殺人不少直到如今

那刀要便半夜裏嚇響小人只恨道不曾救得這箇人心

裏常常憶念他又分付渾家道華條更此也此也香匙用也第二等是江湖上行院妓

女之人他們是衝州撞府逢場作戲陪了多少小心得來

的錢物若還結果了他那厮們你帶得也我相傳去戲臺上說得

我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又分付渾家道第三等是各處

犯罪流配的人中間多有好漢在裏頭切不可壞他不想

渾家不依小人的言語今日又衝撞了都頭帶得也幸喜小人歸

得早些却是如何了起這片心帶得也昨夜又深二娘道本是不

肯下手一者見伯伯包裹沉重二乃怪伯伯說起風話因

此一時起意武松道我是斬頭瀝血的人帶得也肯戲弄良人

水滸全書 第二十七回 十

我見阿嫂，瞧得我包裏緊先賊，忘了因此特地說些風話。漏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潑了，假做中藥，你果然來提我。一時拏住，甚是衝撞了嫂子，休怪張青大笑起來，便請武松直到後面客席裏坐定。武松道：「見長你且放出那兩箇公人，則箇張青便引武松到人均作坊裏看時，見壁上綳着幾張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條人腿，見那兩箇公人一顛一倒，挺着在剝人凳上。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兩箇來。」張青道：「請問都頭今得何罪，配到何處去？」武松把殺西門慶并嫂的緣由，一一說了一遍。張青夫妻兩箇稱讚不已，便對武松說道：「小人有句話說來，不知都頭如何？」武松道：「大哥。」

水滸金書

第二十七回

十一

但說不妨張青不慌不忙，對武松說出那幾句話來，有分教：武松大鬧了孟州城，鬧動了安平寨，直教打翻拽象拖牛漢，顛倒擒龍捉虎人。畢竟張青對武松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張青不壞三等人是，何等愛惜人才，使當路者盡如此，天下豈有亂時。

評

天下義氣事，不可不做。尚看武松殺了奸夫淫婦，知府知縣并一切上下的人，那一個不為他。

高僧問答
生本

張青之兄
上卷

想好漢本
心語亦伏
打齊明神
武三郎是
子是個仁人

記看此書
不

忠義水滸金書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鎮安平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話說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不是小人心反比及都頭去
牢城營裏受苦不若就這裏把兩箇公人做番且只在小

人家裏過幾時若是都頭肯去落草賺小人親自送至二

提前大後

龍山寶珠寺與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武松道最是兄長

好心顧盼小弟只是一件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這

兩箇公人於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來我若害

了他天理也不容我你若敬愛我時便與我救起他兩箇

水滸金書

性命

第二十八回

來不可害他張青道都頭既然如此仗義小人便救醒了

當下張青叫火家便從剝人凳上攪起兩箇公人來孫二

娘便去調一碗解藥來張青扯住耳朵灌將下去沒半箇

時辰兩箇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爬將起來看了武松

說道我們却如何醉在這裏這家恁麼好酒我們又喫不

多便恁地醉了記着他家回來再問他買喫武松笑將起

來張青孫二娘也笑兩箇公人正不知怎地那兩箇火家

自去宰殺雞鵝煮得熟了整頓杯盤端正張青教擺在後

面葡萄架下放了卓凳坐頭張青便邀武松并兩箇公人

到後園內武松便讓兩箇公人上面坐了張青武松在下

搜出朱公
明妙

在江湖有
如此人說
話連非國
之福

柳金如土
其好漢奈
即結正刑
即謝官

面朝上坐了。孫二娘坐在橫頭。兩箇漢子輪番斟酒來。往

搬擺盤饌。張青勸武松飲酒。至晚取出那兩口戒刀來。叫

武松看了。果是鎖鐵打的。非一日之功。兩箇又說些江湖

上好漢的勾當。却是殺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說山東及時

雨。宋公明仗義疎財。如此豪傑。如今也為事逃在柴大官

人莊上。兩箇公人聽得驚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難得

你兩箇送我到這裏了。終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

好漢們說話。你休要喫驚。我們並不肯害為善的人。你只

顧喫酒。明日到孟州時。自有相謝。當晚就張青家裏歇了。

次日武松要行。張青那裏肯放。一連留在管待了二日。武

水滸全書 第二十八回 二

松因此感激張青夫妻兩箇厚意。論年齒張青却長武松

五年。因此武松結拜張青為兄。武松再辭了要行。張青又

置酒送路。取出行李包裹。纏袋來交還了。又送十來兩銀

子。與武松把二三兩零碎銀子。齎發兩箇公人。武松就把

這十兩銀子一發送了。兩箇公人再帶上行。枷依舊貼了。

封皮。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武松作別了。自和公人投

孟州來。詩曰

結義情如兄弟親 勸言落草尚違巡

須知情殺姦淫者 不信違條犯法人

未及晌午。早來到城裏。直至州衙當廳。投下了東平府文

通解 譚樂因

以為必然
而忽不然
見意外之
道

何字實矣

運骨帶眼
字新

驪州尹看了收了武松自押了回文與兩箇人回去不
在話下隨即却把武松帖發本處牢城營來當日武松來
到牢城營前看見一座牌額上書三箇大字寫着道安平
寨公人帶武松到單身房裏公人自去下文書討了收管
不必得說武松自到單身房裏早有十數箇一般的囚徒
來看武松說道好漢你新到這裏包裹裏若有人情的書
信并使用的銀兩取在手頭少刻差撥到來便可送與他
若喫殺威棒時也打得輕若没人情送與他時端的狠俱
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報你知道豈不聞冤死孤
悲物傷其類我們只怕你初來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

水滸全書

第二十八回

三

感謝你們衆位指教我小人身邊畧有些東西若是他好
問我討時便送些與他若是硬問我要時一文也沒衆囚
徒道好漢休說這話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簷下
怎敢不低頭只是小心便好說猶未了只見一箇道差撥
官人來了衆人都自散了武松解了包裹坐在單身房裏
只見那箇人走將入來問道那箇是新到囚徒武松道小
人便是差撥道你也是安眉帶眼的人直須要我開口說
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陽穀縣做都頭只道你曉事如
何這等不達時務你敢來我這裏猶兒也不喫你打下武
松道你到來發話指望老爺送人情與你半文也沒我精



好

謂他權軍
能除使人
着急忽輕
才如
其箇中人
下貌皆一
寫出

拳頭有一雙相送金銀有些留了自買酒喫。看你恁地奈何。我沒地裏倒把我發回陽穀縣去不成。那差撥大怒去了。又有眾囚徒走籠來。說道好漢。你和他強了。少間苦也。他如今去和管營相公說了。必然害你性命。武松道。不怕。隨他。怎麼奈何我。文來文對。武來武對。正在那裏說言未了。只見三四箇人來。單身房裏叫喚。新到囚人武松。武松應道。老爺在這裏。又不走了。大呼小喝。做甚麼。那來的人把武松一帶帶到點視廳前。那管營相公正在廳上坐五六箇軍漢。押武松在當面。管營喝叫。除了行枷。說道。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百水滸全書

第二十八回

四

殺威棒。那毗陀的背將起來。武松道。都不要。你衆人開動。要打便打。也不要。毗陀我若是躲閃一棒的。不是好漢。從先打過的。都不算。從新再打起。我若叫一聲。也不是好男子。兩邊看的人都笑道。這癡漢弄死且看他如何熬。武松又道。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兒打我不快活。兩下衆人都笑起來。那軍漢拿起棍來。却待下手。只見管營相公身邊立着一箇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白淨面皮。三柳鬚鬚。額頭上縛着白手帕。身上穿着一領青紗上蓋。把一條白絹搭膊。絡着手。那人便去管營相公耳朵邊。畧說了幾句話。只見管營道。新到囚徒武松。你路上途中

曾害甚病來。武松道：我於路不曾害酒也，喫得肉也，喫得飯也，喫得路也。走得管營道這廝是途中得病到這裏，我看他面皮纔好，且寄下他這頓殺威棒兩邊行杖的軍漢，低低對武松道：你快說病，這是相公將就你，你快只推曾害便了。武松道：不曾害，不曾害，打了倒乾淨，我不要留這一頓寄庫棒。寄下倒是鈎腸債幾時得了。兩邊看的人都笑管營也，笑道：想是這漢子多管害熱病，不曾得汗，故出狂言，不要聽他，且把去禁在單身房裏。三四箇軍人引武松，依前送在單身房裏。衆囚徒都來問道：你莫不有甚好相識書信與管營麼？武松道：並不曾有衆囚徒道：若沒時寄下這頓棒，不是好意。晚間必然來結果你。武松道：他還是怎地來結果我？衆囚徒道：他到曉把兩碗乾黃倉米飯，和些臭魚來與你喫了，趁飽帶你去土牢裏去，把索子細翻着一牀乾蓐薦，把你捲了，塞住了，你七竅顛倒，豎在壁邊，不消半箇更次，便結果了。你性命這箇喚做盆子。武松道：再有怎地安排？我衆人道：再有一樣，也是把你來細了，却把一箇布袋盛一袋黃沙，將來壓在你身上，也不消一箇更次，便是死的。這箇喚土布袋。武松又問道：還有甚麼法度害我？衆人道：只是這兩件怕人些，其餘的也不打緊。衆人說猶未了，只見一箇軍人托着一箇盆子入來。

問道那箇是新配來的武都頭武松答道我便是有甚麼話說那人答道管營叫送點心在這裏武松看時一大鏝酒一盤肉一盤子麵又是一大碗升武松尋思道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喫了却來對付我我且落得喫了却又理會武松把那鏝酒來一飲而盡把肉和麵都喫盡了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武松坐在房裏尋思自己冷笑道看他怎地來對付我看看天色晚來只見頭先那箇人又頂一箇盒子入來武松問道你又來怎地那人道叫送晚飯在這裏擺下幾般菜蔬又是一大鏝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武松見了暗暗自忖道喫了這頓飯食必然

水滸全書

第二十八回

來結果我且由他便死也做箇飽鬼落得喫了恰再計較那人等武松喫了收拾碗碟回去了不多時那箇人又和一箇漢子兩箇來一箇提着浴桶一箇提一大桶湯來看武松道請都頭洗浴武松想道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手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洗一洗那兩箇漢子安排傾下湯武松跳在浴桶裏面洗了一回隨卽送過浴裙手巾教武松拭了穿了衣裳一箇自把殘湯傾了提了浴桶去一箇便把藤簾紗帳將來掛起舖了藤簾放箇涼枕叫了安置也回去了武松把門關上拴了自在裏面思想道這箇是

甚麼意思隨他便了且看如何放倒頭便自睡了一夜無

待過甚佳

前一略來
層層登登
寫出供儀
之情使人
疑說愈不
可解此特
敘事亦題
之法說破
之始露然
有

須以斯之
斯字出詩
徑落作孫
新但非

事天明起來纔開得房門只見夜來那箇人提着桶洗面湯進來教武松洗了面又取漱口水漱了口又帶箇篋頭待詔來替武松篋了頭縮箇髻子裹了巾幘又是一箇人將箇盒子入來取出菜蔬下飯一大碗肉湯一大碗飯武松想道由你走道見我且落得喫了武松喫罷飯便是一盞茶却纔茶罷只見送飯的那箇人來請道這裏不好安歇請郁頭去那壁房裏安歇搬茶搬飯却便當武松道這番來了我且跟他去看如何一箇便來收拾行李被卧一箇引着武松離了單身房裏來到前面一箇去處推開房門來裏面乾乾淨淨的牀帳兩邊都是新安排的草凳什

水滸金書

第二十八回

七

物武松來到房裏看了存想道我只道送我入土牢裏去却如何來到這般去處比單身房好生齊整

雞鳴狗盜君休笑

曾向兩關出活骨

白谷子李十

今日配軍爲上客

孟州贏得姓名揚

武松坐到日中那箇人又將一箇提盒子入來手裏提着一汪子酒將到房中打開看時排下四般菓子一隻熟雞又有許多蒸捲兒那人便把熟雞來斯了將汪子裏好酒篩下請都頭喫武松心裏忖道畢竟是何如到晚又是許多下飯又請武松洗浴了乘涼歇息武松自思道衆囚徒也是這般說我也這般想却是怎地這般請我到第二日

形得似

這箇是假也

有此說話
見其面

依前又是如此送飯送酒。武松那日早飯罷行出寨裏來，閒走只見一般的囚徒都在那裏擔水的，劈柴的，做雜工的，却在晴日頭裏晒着，正是五六月炎天，那裏去躲這熱。武松却背又着手問道：你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眾囚徒都笑起来，回道：道好漢，你自不知我們撥在這裏做工。生活時便是人間天上了，如何敢指望嫌熱坐地，還別有那没人情的，將去鎖在大牢裏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死大鐵鏈鎖着，也要過哩。武松聽罷，去天王堂前後轉了一遭，見紙爐邊一箇青石墩，有箇關眼，是繡竿脚的好塊大石。武松就石上坐了一會，便回房裏來坐地了，自存想只水滸全書

第二十八回

此回用在此處更有甚

見那箇人又搬酒和肉來，語休絮煩。武松自到那房裏住了數日，每日好酒好食搬來，請武松喫，並不見害他的意。武松心裏正委決不下，當日晌午，那人又搬將酒食來，武松忍耐不住，按定盒子問那人道：你是誰家伴當？怎地只顧將酒食來請我？那人答道：小人前日已稟都頭說了，小人是管營相公家裏梯已人。武松道：我且問你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喫了？怎地那人道：是管營相公家裏的小管營教送與都頭喫。武松道：我是箇囚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營相公處，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喫？那人道：小人如何肯得小管營分付道教小人

金瓶梅

且送半年三箇月却說話武松道却又作怪終不成將息
得我肥胖了却來結果我這箇鳥悶葫蘆教我如何猜得
破這酒食不明我如何喫得安穩我只說與我你那小管
營是甚麼樣人在那裏曾和我相會我便喫他的酒食那
箇人道便是前日都頭初來時廳上立的那箇白手帕包
頭絡着右手那人便是小管營武松道莫不是穿青紗上
蓋立在管管相公身邊的那箇人那人道正是老管營相
公兒子武松道我待契殺威棒時敢是他說救了我麼

那人道正是小管營對他父親說了因此不打都頭武松
道却又踉蹌我自是清河縣人氏他自是孟州人自來素

水滸全書 第二十八回

不相識如何這般看認我必有箇緣故我且問你那小管
營姓甚名誰那人道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都叫他做
金眼彪施恩武松聽了道想他必是箇好男子你且去請
他出來和我相見了這酒食便可喫你的你若不請他出
來和我厮見時我半點兒也不喫那人道小管營分付小
人道休要說知備細教小人待半年三箇月方纔說知相

見武松道休要胡說你只去請小管營出來和我相會了
便罷那人害怕那裏肯去武松焦燥起來那人只得去裏
面說知多時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看着武松便拜
武松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箇治下的囚徒自來未曾拜

用多時二
字虛跑將
出來四字
將未敢逐
且虛為於
見見一痛
武松寫出

識尊顏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棒。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甚是不當。又沒半點兒差遣。正是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施恩答道。小弟久聞兄長大名。如雷灌耳。只恨雲程阻隔。不能勾相見。今日幸得兄長到此。正要拜識。威顏只恨無物款待。因此懷羞。不敢相見。武松問道。却纔聽得。件當所說。且教武松過半年三箇月。却有話說。說正是小管營要與小人說甚話。施恩道。村僕不省得事。脫口便對兄長說。知道却如何。這次說得武松道。管營。焦地時。却是秀才要倒教武松癩破肚皮。悶了。怎地過得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施恩道。既是村僕說出了。小弟只得告訴。因為兄長是水滸全書

第二十八回

十

郁都堂
四節

箇大丈夫真男子。有件事欲要相央除。是見長便行得。只是兄長遠路到此。氣力有虧。未經完足。且請將息半年三。五箇月。待兄長氣力完足。那時却對兄長說。知備細武松聽了。呵呵大笑道。管營聽稟我去年害了三箇月瘧疾。景陽岡上酒醉裏打翻了一隻大蟲也。只三拳兩脚。便自打死了。何況今日施恩道。而今且未可談。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待貴體完備。那時方敢告訴。武松道。只是道我沒氣力了。既是如此。說時我昨日看見天王堂前那箇石墩。約有多少斤重。施恩道。敢怕有四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一看。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施恩道。請喫罷。

此一幅內
盡出神力
并一切旁
觀之人驚
異之狀至
本未敢

秀才要緊
女伴果然
濟不得
真快

酒了同去武松道且去了回來喫未遲兩箇來到天王堂
前眾囚徒見武松和小管營同來都躬身唱喏武松把石
墩畧搖一搖大笑道小人真箇嬌惰了那裏拔得動施恩
道三五百斤石頭如何輕視得他武松笑道小管營也信
真箇拿不起你眾人且躲開看武松拿一竿武松便把上
半截衣裳脫下來拴在腰裏把那箇石墩只一抱輕輕地
抱將起來雙手把石墩只一撇撲地打下地裏一尺來深
眾囚徒見了盡皆駭然武松再把右手去地裏一捉捉將
起來望空只一擲擲起去離地一丈來高武松雙手只一
接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安處回過身來看着施恩并眾
水滸全書 第二十八回 十一

囚徒武松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施恩近前抱住
武松便拜道兄長非凡人也真天神眾囚徒一齊都拜道
真神人也詩曰

神女驚人心膽寒

皆因義勇氣瀾漫

撒手揭地英雄手

拔石應真似弄丸

施恩便請武松到私宅堂上請坐了武松道小管營今番
須用說知有甚事使令我去施恩道且請少坐待家尊出
來相見了時却得相煩告訴武松道你要教人幹事不要
這等兒女像顛倒恁地不是幹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
的勾當武松也替你去幹若是有些諸佞的非為人那

施恩又手不離方寸總評說出這仲事來有分教武松顯出
那殺人的手段武松個有名的名這打虎的威風正是雙拳起處雲雷
吼飛脚來時風雨武松竟施恩對武松說出甚事來且聽
下回分解

評 武松一味剛直那得不使人敬仰施恩專意款松
那得不為感激

總評
武松平日英雄時起形容通真比景陽園上打虎手段更加數倍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話說當時施恩向前說道：「兄長請坐，待小爺備細告訴衷曲之事。」武松道：「小管營不要文文調調，只陳緊要的話。」直說來，施恩道：「小爺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爺一箇諱名，叫做金眼彪。小爺此間東門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裏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坊，往常時小爺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捉着營裏有八水滸金書 第二十九回

九十箇拚命囚徒，去那裏關着一箇酒肉店，都分與衆店家和賭錢兌坊裏，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裏來時，先要來參見小爺，然後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開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新從東潞州來，帶一箇人到此，那廝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箇諱名，叫做蔣門神，那廝不特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鎗棒，拽拳飛脚，相撲爲最，自誇大言道：「三年上秦嶽爭交，不曾有對普天之下，沒我一般的了。」因此來奪小爺的道路，小爺不肯讓，他喫那廝一頓拳脚，打了兩箇月，起不得牀。

前日兄長來時兀自包着頭兜着手直到如今瘡痕未消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廝打他却有張團練那一班兒正軍若是鬧將起來和營中先自拆理有這一點無窮之恨不能報得久聞兄長是箇大丈夫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怨氣死而瞑目只恐兄長遠路辛苦氣未完力未足因此且教將息半年三月等貴體氣完力足方請商議不期村僕脫口失言說了小弟當以實告武松聽罷呵呵大笑便問道那蔣門神還是幾顆頭幾條臂膊施恩道也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如何有多武松笑道我只道他三頭六臂有那吒的本事我便怕他原來只是一顆頭

水滸金書

第二十九回

二

兩條臂膊既然沒那吒的模樣却如何怕他施恩道只是小弟力薄藝疎便敵他不過武松道我却不是說嘴憑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既是恁地說了如今却在這裏做甚麼有酒時拿了去路上喫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這廝和大蟲一般結果他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施恩道兄長少坐待家尊出來仁見了當行卽行未敢造次等明日先使人去那裏探聽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時後日便去若是那廝不在家時却可理會空自去打草驚蛇倒喫他做了手脚却是不好武松焦躁道小管營你可知着他打了原來不是男子漢做事

是之至子可矣
一笑

獨行古禮
見於親政
尼敬也

視辭處不
惟消疑激
怒亦是不
中人太主
意氣為酒
色田氣所
侵者不同
有是父有
是子

洋酒名馬車水

去便去等甚麼今日明日要去便走怕他準備正在那裏

勸不住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叫道義士老漢聽

你多時也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愚男如撥雲見日一

般且請到後堂少敘片時武松跟了到裏面老管營道義

士且請坐武松道小人是箇囚徒如何敢對相公坐地老

管營道義士休如此說愚男萬幸得遇足下何故謙讓武

松聽罷唱箇無禮喏相對便坐了施恩却立在面前武松

道小管營如何却立地施恩道家尊在上相陪兄長請自

尊便武松道恁地時小人却不自在老管營道既是義士

如此這裏又無外人便教施恩也坐了僕從搬出酒般果

水滸全書 第二十九回

品盤饌之類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說道義士如此英

雄誰不欽敬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非為貪財好

利實是壯觀孟州增添豪俠氣象不期今被蔣門神倚勢

豪強公然奪了這箇去處非義士英雄不能報讐雪恨義

士不棄愚男滿飲此杯受愚男四拜拜為長兄以表恭敬

之心武松答道小人有何才學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枉

自折了武松的草料當下飲過酒施恩納頭便拜了四拜

武松連忙答禮結為弟兄當日武松歡喜飲酒喫得大醉

了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不在話下次日施恩父子商議

道武松昨夜痛醉必然中酒今日如何敢叫他去日推道

留此酒統
生出至三
不過望去
有燈有月

使人探聽來其人不在家裏延挨一日却再理會當日施恩來見武松說道今日且未可去小第已使人探知這廝不在家裏明日飯後却請兄長去武松道明日去時不打緊今日又氣我一日早飯罷喫了茶施恩與武松去替前間走了一遭回來到客房裏說些鎗法較量些拳棒看看晌午邀武松到家裏只具數杯酒相待下飯按酒不記其數武松正要喫酒見他只把按酒添來相勸心中不在意喫了晌午飯起身別了回到客房裏坐地只見那兩箇僕人又來伏侍武松洗浴武松問道你家小管營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却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喫是甚意

水滸金書 第二十九回

四

故僕人答道不敢瞞都頭說今早老管營和小管營議論今日本是要央都頭去怕都頭夜來酒多恐今日中酒怕誤了正事因此不敢將酒出來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武松道恁地時道我醉了誤了你大事僕人道正是這般計較當夜武松巴不得天明早起來洗漱罷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腰裏繫條紅絹搭膊下面腿絆護膝八搭麻鞋討了一箇小膏藥貼了臉上金印施恩早來請去家裏喫早飯武松喫了茶飯罷施恩便道後槽有馬備來騎去武松道我又不腳小騎那馬怎地只要依我一件事施恩道哥哥但說不妨小第如何

學問詩
不從三碗
不過兩分
四碗不
不過兩分
這四碗
與金裝

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還我無三不過望。施恩道：兀長，如何是無三不過望？小翁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說與你，你要打蔣門神時，出得城去，但遇着一箇酒店，便請我喫三碗酒。若無三碗時，便不過望了去。這箇喚做無三不過望。施恩聽了，想道：這快活林離東門去，有十四五里田地，算來賣酒的人家，也有十二三家。若要每店喫三碗時，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纔到得那裏。恐哥哥醉了，如何使得？武松大笑道：你怕我醉了沒本事，我却是沒酒沒本事。帶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喫了十分酒，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若不是酒醉後，

水滸全書

第二十九回

五

提大
蓋却在
酒上說才
不惹厭

了膽大景陽岡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那時節我須爛醉了，好下手。又有九又有勢。施恩道：却不知哥哥是恁地家。下有的是好酒，只恐哥哥醉了失事。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請哥哥深飲。既然哥哥酒後愈有本事，時恁地先教兩箇僕人，自將了家裏的好酒果品，骰饌去前路等候。却和哥哥慢慢地飲。將去武松道：恁麼却纔中我意。去打蔣門神，教我也有些曠量。沒酒時，如何使得？手，段出來。還你今朝打倒那廝，教衆人大笑一窟。施恩當時打點了，叫兩箇僕人先挑食籬酒擔，拿了些銅錢去了。老管營又暗暗地選擇了一二十條壯健大漢，慢慢的隨後來接應。都分

看莊登不

看莊登不

妙人

付下了。且說施恩和武松兩箇離了安平寨，出得孟州東

門外來，行過得三五百步，只見官道傍邊，早望見一座酒

看那酒名喚作

肆，望子挑出在簷前。那兩箇挑食擔的僕人，已先在那裏

等候。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僕人已自安下飯，將酒

來，篩武松道：「不要小盞兒喫，大碗篩來。」只斟三碗。僕人排

下大碗，將酒便斟。武松也不謙讓，連喫了三碗，便起身。僕

人慌忙收拾了器皿，迤前去了。武松笑道：「却纔去肚裏發

一發，我們去休。」兩箇便離了這座酒肆，出得店來。此時正

是七月間，天氣炎暑，未濟金風乍起，兩箇解開衣襟，又行

不得一里多路，來到一處不村不郭，却早又望見一箇酒

水滸全書

第二十九回

六

旗兒高挑出在樹林裏，來到林木叢中，看時却是一座賣

村醪小酒店，但見

古道村坊傍溪，酒店楊柳陰森。門外荷華旖旎，池中飄

飄酒旆舞金風。短短蘆簾遮酷日，磁盆架上自冷冷。滿

貯村醪瓦甕，甕前香噴噴。初蒸社醪，未必開樽香十里。

也應隔壁醉三家。

當時施恩武松來到村坊酒肆門前，施恩立住了，問道：

長

此人奇矣

此間是箇村醪酒店，哥哥飲麼？武松道：「遮莫醪，若

酒還須飲三碗。若是無三不過宿，便了。兩箇入來坐下，僕

人排了果品，按酒武松連喫了三碗，便起身走。僕人急急

人排了果品，按酒武松連喫了三碗，便起身走。僕人急急

河多便走
出一往
之意

白到矣又
復留連敘
得有興味

收了家火什物赶前去了。兩箇出得店門來，又行不到一
二里路上，又見箇酒店。武松入來，又喫了三碗，便走話休
絮繁。武松施恩兩箇一處走着，但遇酒店便入去，喫三碗
約莫也，喫過十來處，好酒肆。施恩看武松時，不十分醉。武
松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還有多少路？」施恩道：「沒多了，你
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箇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
且在別處等我，我自去尋他。」施恩道：「這話最好。小弟自有
安身去處，望兄長在意，切不可輕敵。」武松道：「這箇却不妨，
你只要叫僕人送我前面，再有酒店時，我還要喫施恩叫
僕人仍舊送武松。」施恩自去了。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

水滸金書

第二十九回

七

再喫過十來碗酒，此時已有午牌時分。天色正熱，却有些
微風。武松酒却湧上來，把布衫攤開，雖然帶着五七分酒，
却裝做十分醉的，前頭後，偃東倒西歪，來到林子前。那僕
人用手指道：「只前頭丁字路口，便是蔣門神酒店。」武松道：「
既是到了，你自去，躲得遠着等我。」打倒了你們，却來武松
捨過林子背後，見一箇金剛來，大漢披着一領白布衫，撒
開一把交椅，拿着蠟拂子，坐在綠槐樹下乘涼。武松看那
人時，生得如何，但見

箇人

形容醜惡，相貌麤疎。

撲地彈丸

一身紫肉橫鋪，幾道青筋暴起。黃

髯斜捲唇邊，幾陣風生。恠眼圓睜，眉下目對雙星一雙星閃。真是

酒茶鬱鬱像非立地頂天

這武松假醉佯顛斜着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這箇大漢以定是蔣門神了直搶過去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見丁字路口一箇大酒店簷前立着望竿上面掛着一箇酒望子寫着四箇大字道河陽風月轉過來看時門前一代綠油欄干插着兩把銷金旗每把上五箇金字寫道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邊廂肉案砧頭操刀的家生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厨竈去裏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正中間裝列着櫃身子裏面坐着一箇年紀小的婦人正是蔣門神初來

水滸金書

第二十九回

八

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瓦子裏唱說諸般宮調的頂老那婦人生得如何

眉橫翠岫眼露秋波櫻桃口淺暈微紅春筍手輕舒嫩玉冠兒小明鋪魚鮓掩映烏雲衫袖窄巧染榴花薄籠瑞雪金釵插鳳寶釧圍龍儘教崔護去尋漿疑是文君重賣酒

以備此意

事此作傳

行文奇險

武松看了，睨着醉眼，逕迳入酒店裏來，便去櫃身相對，一付坐頭上坐了，把雙手按着桌子上，不轉眼看那婦人，那婦人瞧見，回轉頭看了別處，武松看那店裏時，也有五七箇當撐的酒保，武松却敲着桌子，叫道賣酒的主人家在

那裏一箇當頭的酒保過來看着武松道客人要打多少酒武松道打兩角酒先把些來嘗看那酒保去櫃上叫那婦人昏兩角酒下來傾放桶裏盪一碗過來道客人嘗酒武松拿起來聞一聞搖着頭道不好不好換將來酒保見他醉了將來櫃上道娘子胡亂換些與他那婦人接來傾了那酒又昏些上等酒下來酒保將去又盪一碗過來武松提起來呷了一口叫道這酒也不好快換來便饒你酒保忍氣吞聲拿了酒去櫃邊道娘子胡亂再換些好的與他休和他一般見識這客人醉了只要尋鬧相似便換些上好的與他罷那婦人又昏了一等上色的好酒來與酒

水滸全書

第二十九回

九

保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又盪一碗過來武松喫了道這酒略有些意思問道過賣你那主人家姓甚麼酒保答道姓蔣武松道却如何不姓李那婦人聽了道這廝那裏喫醉了來這裏討野火麼酒保道眼兒得是箇外鄉蠻子不省得了休聽他放屁武松問道你說甚麼酒保道我們自說話客人你休管自喫酒武松道過賣叫你櫃上那婦人下來相伴我喫酒酒保喝道休胡說這是主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喫酒也不打緊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該死的賊推開櫃身子却待逃出來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上半截揣在懷裏便把那桶

纒看是荷
等想頭

酒只一潑潑在地上，搶入櫃身子裏，却好接着那婦人。武松手硬，那裏押扎得，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跨，一手扎冠兒，捏做粉碎，揪住雲髻，隔櫃身子提將出來，望酒缸裏只一丟，聽得撲通的一聲響，可憐這婦人，正被直丟在大酒缸裏。武松托地從櫃身前踏將出來，有幾箇當撐的酒保，手脚活些，箇的都搶來，送武松。武松手到輕輕地，只一提，提一箇過來，兩手揪住，也望大酒缸裏只一丟，橋在裏面。又一箇酒保，送來提著頭，只一掠也，丟在酒缸裏。再有兩箇來的酒保，一拳一脚，都被武松打倒了。先頭三箇人在三隻酒缸裏，那裏掙扎得起，後面兩箇人在地下爬不動。

水滸全書

第二十九回

十

魯於一二
行中破辭
此許多意

這幾箇火家，搗子打得，兀滾尿流，乖的走了一箇。武松道：「那厮必然去報蔣門神來。」我就接將去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衆人笑一笑。武松大踏步，趕將出來，那箇搗子，逕逕去報了蔣門神。蔣門神見說，喫了一驚，踢翻了交椅，丟去。蠅拂子，便鑽將來。武松却好迎着，正在大關路上，撞見蔣門神。雖然長大，近因酒色所迷，淘虛了身子，先自喫了那一驚，奔將來，那步不會停住，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來算他。蔣門神見了武松，心裏先欺他，醉只顧趕將入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先把兩箇拳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影，忽地轉身，便走。蔣門神大怒，搶將來，被

有此一解
却不嫌前
文雷易

天下事都事
由和實學

武松一飛脚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雙手按了便蹲下
去武松一楚楚將過來那隻右脚早踢起直飛在蔣門神
額角上踢著正中望後便倒武松追入一步踏住胸脯提
起這醋鉢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臉上便打原來說過的
打蔣門神撲手先把拳頭虛影一影便轉身却先飛起左
脚踏中了便轉過身來再飛起右脚踏這一撲有名喚做王
環步鴛鴦脚這是武松卒生的真才實學非同小可打的
蔣門神在地下叫饒武松喝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要依
我三件事蔣門神在地下叫道好漢饒我休說三件便是
三百件我也依得武松指定蔣門神說出那三件事來有
水滸全書 第二十九回 十一

評 磨劍問不平士為知己死武松打蔣門神一則純

是義氣用毒

佐評
武松固難得而施恩尤不易得蓋有伯樂自前千里馬也故曰愛鐘有時有英雄
無日玉

